

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人到四十，前途依然待卜，往事却渐渐明晰起来。童年少年时期在山西农村和煤矿生活的经历，时时浮上眼睑，虽琐碎微薄，却自觉有些趣味。而且，这些场景大多已在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踪影依稀。唯愿洒扫尘光，与君共忆。

我老家的小山村，也有一条小河，清清的水在山谷间细细地流着，时而脉脉不语，时而悦耳叮咚。

小孩子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随妈妈婶婶们下河。“下河”在方方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下》里，是旧武汉到河里刷马桶。我们老家则指到河里洗衣服。挑水不易，便换一种思路，由家里的主妇或稍大点的女孩子，端了衣服到河边去洗。在本质上，是男家庭分工协作的一种体现。正如小时候

既敏感又有些痛恨的，农村集体经济时按劳力、按人头分粮食的分配方式，现在想来，其实不仅很有道理，而且不失为一项伟大发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告诉大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而按劳力分和按人头分并行的分配方式，其实质，即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行互补。

小河边一般有较为固定的、适合洗衣服的地方，主要条件是要有水洼。我村的河实在太小，不少地方水深不过脚面，很难把衣服浸下去。因此，小河（非常遗憾，直到断流，这条河都没名字，在村里人的概念里，就是唯一的河，能指和所指完全统一。正如中华上古河，即黄河，江，即长江一样）我村段唯一的较大点的水洼，便成了公用的天然洗衣池。讲究点的人家，会带一块木质搓衣板，大多是在河边就地取材，水洼边的石板日积月累，被衣物和手搓得很非常光滑。那时候，洗衣粉在农村尚不普及，多用肥皂，也有实在困难的人家，就用河水在石板上一遍遍地洗，或者就着别家漂出的肥皂沫，加紧狠狠地搓几下。洗好的衣服，就晾在旁边的石头、野树丛和草地上。因是全部摊开来晾，加之河谷的风吹着，干得非常快。

下河通常是下午，待天黑回家时，大多数衣物都已干透了。武乡话太古老，j、q、x 都读 z、c、s。在山西有一个很出名的笑话，说到武乡亲戚家做

客，听两姐妹对话，“你先死呀还是我先死呀？”“咱俩一起死哇。”当时吓得不轻。我们老家，把用肥皂洗衣服叫“死”，用清水漂，称作涮，且没有卷舌音。于是，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到哪呀？”“下河死了算呀。”声音轻扬而愉悦，呵呵。那个“死衣服”的水洼里，有鳖，这是河里最大的生物。天气晴朗时，一

下河

李晓东

只只趴在石头上晒盖。另一邻居家的女儿不知得了什么病，偏方说吃鳖肉、喝鳖血可以治好。他弟弟就打了一支叉子，到河里去叉。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危险，一点都没躲避的意思，所以，成果非常丰富。大鳖如锅盖，中鳖如面盆，小鳖如大碗，再

小的，就可以从鳖叉下顺利逃掉了。大大小小的鳖们在院子里茫然地爬来爬去。小孩子们争

相站到鳖背上，一站上去，鳖便一动不动，站一半缩进盖子，像做了坏事的孩子等着大人照头一下子。当然，杀鳖、吃鳖，是不会让小孩子看的。吾乡人吃肉少，大多不敢杀生，真不知道是怎么下手做到这些的。

如果说对鳖更多是好奇，还有些畏惧的话，青蛙则是我们亲密的玩伴。无论蝌蚪还是青蛙，小孩子们喜欢的，永远是小的。小学时有篇课文《小蝌蚪找妈妈》，我边学边奇怪，



霁月清流(国画) 朱顺林

小蝌蚪怎么没变成大蝌蚪，就直接变成青蛙了呢？蝌蚪小的时候，头扁扁的，半透明的尾巴轻轻地摆来摆去。小孩子们把小蝌蚪装到瓶子里，想看它们怎样变成青蛙，当然，无一成功的。大蝌蚪黑黑的头又圆又滑，大大的眼睛让人有点害怕。他们的命运就不大妙了。孩子们把大蝌蚪捞了来，直接喂了鸡。蝌蚪变成青蛙，是先长出后腿的，春夏之交的小河边，到处都是两条后腿、半截尾巴的“半成品”青蛙。青蛙是变温动物，也即冷血动物，体温较低，夏天里，我们经常把青蛙抓在手里，或放在胳膊上，感受那一点清凉。把青蛙抓回家，放在院子里，随它们跳到犄角旮旯，一到傍晚，特别是下过雨的晚上，蛙鸣便此起彼伏。

小河里没有鱼，我们常常想，蝌蚪大了变青蛙，青蛙大了变癞哈蟆，哈蟆大了，应该就变成鱼了吧，鱼游到哪去了呢？

58 年前，学者钱谷融先生因“文学是人学”的思想遭到批评和反对。去年年底，钱先生获得上海文学终身成就奖后还忆及当时，他说：“只有一个大四毕业班的学生，我的学生陈伯海最后站出来反驳，为我辩护了几句，我感到很敬佩。”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让钱先生敬佩的学生，现在自己也已经有了 80 高龄。他，就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文学所所长陈伯海先生。前不久，应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邀请，我参加了“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陈伯海文集》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其间听诸多知名学者谈及先生的学问人品，感慨良多。

陈伯海先生也是我的授业老师，他作为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和我的博士生导师曹旭教授合作培养研究生，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后，有幸蒙先生教诲。参加工作后，我每每去拜望先生，也喜欢和先生交流思想。陈伯海先生的夫人蒋哲伦先生是宋词专家，她虽然没有教过我课程，但也和我有深厚的忘年私谊。在交往中我深深地体察到，陈伯海先生这些年自感年事已高，在学问上用力更勤，着意了一些研究项目。在他 80 岁寿诞来临之际，上海社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六卷本的文集，是令人欣喜的。

学界评价陈伯海先生是一位善“盖房子”的学者，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唐诗学书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之路》、《回归生命本质》、

湖北省大悟县河口镇坐落在绵亘数百里大悟山的东隅，那是父亲王胜凯出生的地方。1927 年，共产党在邻县领导黄麻起义，组建了工农红军鄂东军。那年，14 岁的父亲毅然参加了红军。

1937 年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为抗日，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鄂豫皖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中，父亲英勇作战，曾七次负伤。

1938 年，祖父去部队看望已是营教导员的父亲。当他清晰看到父亲身上七八个枪伤时，不禁老泪纵横：“娃啊，你伤成这样多心疼啊！还是跟爹一起回家吧！”父亲劝祖父莫难过：“爹，这是抗日，负点伤算什么。”说着，把平时从津贴中节省的几块银元给了祖父，并嘱托祖父好好养育侄子们，培养抗日后代。父亲的乐观精神和对抗日的坚定信念说服了祖父。不久，父亲随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进驻安徽省舒城县、庐江县一带，深入山乡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形成了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5 月，新四军四支队率先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枪！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今天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大堂所在正是从前的上海跳水池的游泳池，现在站在那崭新的大理石地上，大理石倒映着天光，仍能令人回想起游泳池里的波光。说起来，音乐厅的天花板曾经是游泳池的池底。在楼座上俯视下面的舞台，四重奏的乐谱架与乐手坐的椅子好像漂浮在深深的水中。

音乐厅走廊里有个小模型，从上面的玻璃板上俯瞰乐池模型，能很清楚地看到整个传统交响乐团的构成。中提琴总是正对着指挥，最后排是大鼓。但在这个小模型上，我看到的却是塑料小人们散发出来的非现实性，正好就是我心中透过少年时代的游泳池底，看到中年时代的音乐厅里鼓乐齐鸣的情形，这是多么的非现实。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厅，我喜欢悄无声息的音乐厅里空椅子一排排整齐竖起的樣子，喜欢那连针落地都能听见的巨大的寂静，喜欢空荡荡的舞台和专注的舞台追光，它那专心致志的安静，让人想起在大海边能听到的有节奏的浪涛拍岸的声音，在那里，我知道音乐将要浪涛一样地到来。这屏息的安静是迎接音乐席卷自己的准备。这是个勾起人灵感的地方。

我在下午悄无声息的音乐厅里独自坐了一小时，适应从少年时代学会游泳的跳水池到中年时代获取音乐力量的音乐厅的变化。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生活在巨变的时代，所以在自己本来平凡安静的生活中，见证了城市的巨变。

《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等大部头著作或系列丛书，都显示出他思想的系统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思想方面，陈伯海先生曾先后受到钱谷融、马茂元、王元化三位先生的影响。钱谷融先生是他的老师，他认同“文学即人学”理念。上世纪 1957 年陈伯海先生毕业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三年后因在上海作协“重新评价 18—19 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文学”扩大会议上作了不合时宜的发言，被调离高校，到 1979 年才返回师院。当时唐诗学专家马茂元先生请他带带研究生，其间马先生的学问、人品对他影响很大。1980 年他被借调到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参加《中国文学》卷的编写，由王元化先生负责，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请示，他常冲去王先生家，也听先生谈论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这是一段有思想交汇的交往。

如何把传统引入当代，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陈伯海先生为此一问矢志不渝 60 年。他在实用性功利的社会中几十年简淡为人、做学问有大关怀，精神自守、孤独奋进，这几年来以羸弱的身体、靠吃安眠药更加奋力地著述。有学者论及此不禁感慨动容，但陈伯海先生却豁达地说：“我更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到了这个年龄，开辟新领域不可能了，也无心于再给过去的著作‘打补丁’，但也不能‘坐着等死’呀，还会继续读书思考，我期待着质疑、商讨甚至辩论，欢迎有人尤其青年学者‘打上门来’交换意见。”

当时，侵占巢县的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常常乘船艇到蒋家河口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苦。蒋家河口周围河道纵横，芦苇茂密，便于隐蔽。通过周密侦查，四支队九团掌握日军行动的规律，决定打一场伏击战。5 月 12 日拂晓，九团侦察队及二营四连事先埋伏在蒋家河口西岸。上午 8 点，当从巢县方向开来的两艘日军汽艇靠岸，日军上岸之际，

将生死置之度外

王苏兵

我新四军战士猛烈开火，顿时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有的慌忙跳入水中，有的负隅顽抗。四连用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用集束手榴弹炸翻汽艇。整个战斗仅用 20 分钟就全歼下乡骚扰日军 20 多人，缴获步枪手枪 10 多支，我方无一伤亡。蒋家河口这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战的序幕，提升了军民的抗战信心。

父亲随四支队南征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皖南事变后，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

选看《蛋糕》，是冲着詹妮弗·安妮斯顿，还记得《老友记》中的瑞秋吗？独立、活泼、幽默、有责任心，人见人爱，安妮斯顿发挥到了极致。很多年过去了，在《蛋糕》里，我们看到的女主角克莱尔，邋遢、苦着脸、脾气暴躁、行走不便、心有创伤——但那还是安妮斯顿，只是不再年轻。

这不是一部情节复杂的电影：一场车祸招致女主角身心受损，但在讲述这样简单故事的时候，电影却让我们充满期待，不知不觉跟随它的画面走到故事的结尾。导演并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股脑儿全端出来，只是在电影行进过程中，一点一点展现。这是一种挤牙膏的方式，是抽丝剥茧，是环环相扣。一开始，我们只看到克莱尔脸上有疤痕，在慢性疼痛互帮互助小组接受心理引导；只知道每次坐车，她只能平躺在车里；她孤家寡人，没有丈夫、孩子，只有一个保姆服侍；她去诊所看病，配药、买药、吃药、水疗……渐渐地，我们才知道，她所有对世界、对人生的怨恨、悲观，来自于一场车祸。车祸使她的宝贝儿子丧命；车祸使她的身体疼痛不已；车祸使她的婚姻亮起红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慢慢呈现，比如她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到了电影末尾，才从保姆口中得知，原来她丈夫想要一直照顾她，是她把丈夫赶走了。

《蛋糕》是一部克制、简洁的电影，它不会透露给你太多的信息：没有车祸场面，没有克莱尔和儿子在一起的镜头，没有她和丈夫离婚的过程，没有指明她身体哪部位出了问题，坐车时她为什么平躺在车里，是身体的疼痛，还是车祸引起她心理障碍不敢对视马路……这一切都可以省略，或者给你留白，任你想象；或者本来就是多余，不留也罢。

克莱尔的梦想和幻觉里，总会出现一个叫妮娜的人，她和克莱尔同在慢性疼痛互助小组，后来选择自杀。妮娜像一个鬼魂，缠住克莱尔，其实，她更像是克莱尔的另一个自我：绝望中寻求生命的终结。而把克莱尔从这种绝望里拉回来的人中，有妮娜的丈夫，克莱尔的前夫和她的保姆。妮娜的丈夫有理由愤怒：

“你知道我跟我漂亮的老婆说了什么吗？谢谢你毁了我的人生，谢谢你毁了儿子凯西的人生，谢谢你把我们搞得一团糟。”但他想要重新开始。克莱尔和他同病相怜，他们聊天、吃饭、喝酒，克莱尔羡慕他有个儿子，而他又劝她搬家，走出痛苦的回忆。怎么看都觉得克莱尔的前夫对她关爱有加，克莱尔去墨西哥买药被关，前夫托关系保她出来。黑夜里，前夫等在她的家门口。电影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克莱尔：“你在这里干什么？”前夫：“确认一下你是否回家了。”克莱尔：“你还不想离开？”前夫：“我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克莱尔：“我好多了。”前夫：“对不起。”克莱尔：“希望你陪我入睡。”前夫：“要不要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克莱尔：“要。”至于克莱尔的保姆，忠心耿耿，为她祈祷祝福，料理日常起居，当克莱尔企图卧轨自杀，保姆一顿恨铁不成钢的斥责，令人震惊：“我一直都在忍受你的恶劣态度，还有侮辱，你酗酒又吸毒，更重要的是，你把我当狗一样使唤，工钱又低，我干吗还要关心你，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向神明祈祷。你想自杀，你尽管去好了，你一生有如此多美好的东西，你是怎么对待的？”

克莱尔慢慢从伤痛中走出，电影一点也没有煽情，就像结尾，平平淡淡。克莱尔收留了一个女孩，却是个小偷，小偷偷走了钱财，却留下一个自制的蛋糕，克莱尔把蛋糕送给了妮娜的儿子。在去自己儿子墓地后，一向行车时平躺在车里的克莱尔，突然坐了起来。在她的眼里，我们再也看不到悲伤，她终于敢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人生了。

1945 年后，父亲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政委、十六团政委。在一次指挥部队战斗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主动要求留在地方，不幸被捕。在伪司法看守所里，他坚贞不屈，受尽酷刑折磨。敌人让他写一篇反共宣言就放他。他说：“我不会写，生死有什么关系！”1947 年 9 月残暴的敌人将他与警卫员陈凤青、乡长郑述勤带到安徽来安县城北门外，推入坑中，浇上石灰水，将他们活埋，父亲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祖国没有忘记牺牲的烈士，1949 年来安县人民政府将一所小学命名为“胜凯小学”；1951 年解放军华东军区向我们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在藕塘烈士陵园里存有父亲的画像和遗物；2009 年 10 月来安县人民政府在《皖东烈士陵园》里为父亲立了纪念碑。正如原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在《烽烟滚滚战淮南》一书中所述：王胜凯同志这位老红军战士，以革命利益为重，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明刊《梅园丘十六英烈》。

诗词二首

乙未秋九母校崇明中学百岁华诞，余欣填词一阕、吟七律一首以志贺。

词一阕·百字令

大江东口，古藏岛，名校崇中雄立。岁月悠悠，深景佩、先哲吟秋画策。一代宗师，学宫肇建，翘首高文册。芸窗奋读，莘莘竞展优质。 改革开放经年，菁莪勤化育（1），兴邦择。百禄良辰，谈笑处、庠序巍峨重饰。青史回眸，风光今胜昔，英才辈出。万人同梦，冀求更创佳绩。 注（1）：《诗经》雅·小雅篇：“菁菁者莪”，乐育材也。

七律一首

明珠东海一崇中，校庆百年秋九逢。 天宝物华藏岛傲，隼才硕彦杏坛红。 名师逐日谆谆教，学子深更砣砣攻。 高唱弦歌时续进，菁莪陶铸再丰隆。

吴家龙